



7.5
9

情柔海剑

中国音乐出版社

BK35104

I247.5
3469

剑海柔情

3

涂志勇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B 599980

封面设计：钟华友

责任编辑：诸葛静

剑海柔情

涂志勇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河南省汝南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13.25印张2插页250千字

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06—0492—0/1·164

印数1—30,000册 定价5.0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雍正继位直至乾隆年间，政治风云变幻的长篇历史小说，以著名人物海兰察的成长为线索，展开故事情节。雍正皇帝稳坐龙庭之后，贬斥曾为他打下江山出力的功臣，众多将领心灰意冷，纷纷隐匿。总兵乔玉在归隐的路上遭到荆帮主的拦截，幸得师兄暗中相助，乔玉绝处逢生，隐遁到草原。为传师门绝技，乔玉在草原收海兰察为徒。海兰察不负师训，为保迷幻剑法秘籍，出生入死。在躲避仇家暗算时，他巧遇剑艺超群的师妹，偏又邂逅了皇族闺秀敏日娜，从此波澜叠起。几代人的恩恩怨怨，造就了一代武将海兰察。

公元一七二五年（雍正三年）

雍正皇帝坐稳龙庭后，为了确保皇位的安澜，开始大力诛锄异己，屠戮手足，毁灭功臣。十二月，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被皇上赐死，使许多功臣不寒而栗。年羹尧的众多部将更是心灰意冷，为免受牵连，弃官隐匿的不乏人在。

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四川峨嵋山下，一个三十上下的汉子，匆匆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穿过一片树林，在一个阴森岑寂、怪石嶙峋之处，他略略放慢了脚步，假着惨淡的月光，双目似流星一般，扫视了一下四周。猛然，只见路旁两侧的萋萋蔓草和岩石后纵出几条人影，如同鬼魅，向他扑来。与此同时，几只手同时一挥，一阵利器破空之声传来。只见夜行人早已飞身跃起，一柄宝剑舞出几朵剑花，击落几枚暗器。

“何处高人，请现身形？！”他身形一稳，厉声喝问，语气中不无讥讽。

随着一阵喋喋怪笑，几条人影将夜行人围定，为首的老者面目猥琐，阴险地笑道：“乔总兵，老夫绝非是趁人之危来寻你的晦气。官场之事，我们从不过问，你弃官而去，与我们并不相干。只是……请留下秘籍。”

乔玉冷眼听他把话说完，略略沉思片刻，朗声说到，

• 1 •

“荆帮主，请恕在下直言，帮主数次苦苦相逼，难道一定要兵戎相见么？”

“乔玉，眼下你已经成了一只孤雁，就算是只老虎，也落到平阳之中。”右侧的一个大汉疾言厉色地喊道，摆出一副胜算在握的模样。

“诸位是想倚多而胜么？”乔玉皱皱眉头，冷冷地问。

“顾不得规矩了，乔总兵，你到阴曹地府中去讨公道吧！”荆帮主知道多说无用，把手一挥，几人手持兵器，一拥而上。顿时，兵刃相交的叮当声，响彻寂寥的夜空。

乔玉左掌右剑，游斗于几人之中，没有丝毫的惧色。掌法之凌厉，剑术之精妙，身形之快捷，招招使得行云流水，潇洒无比，全然没把对方放在眼里。在众寡悬殊之下，只用三分招数防御，七分招数竟然是凌厉无比的杀手。他急于脱身，一交手便采取速战速决的打法。

二十几招一过，在旁掠战的荆帮主眼见本帮弟子瞬间便毙伤几人，气得怒火填膺，厉声喝道：“都退下！”

见荆帮主要出手，乔玉心中一凛，知道劫数难逃。他深知荆帮主几十年的功力。非同寻常，虽然出于辈分之故，以前从未和他动手过招。但是，中原各派武林人士有谁不知他的内外功夫俱已登峰造极，一对空冥掌和泼风刀法出神入化，罕逢对手。因此，乔玉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暗中却一边凝神聚气，一边思谋对策。

“嘿嘿，总兵大人，或许数日前，你手持兵权，帐下不乏能人奇士，老夫还奈何不得你。”荆帮主捋着稀疏的胡须，声如洪钟，说道：“眼下——你还有何话可讲？”

“荆帮主，在下绝没想到你身为一派掌门，竟会做这等

蝇营狗苟之事，以后还想在江湖上立足么？”乔玉口中侃侃而言，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却不停地四下打探。荆帮主窥破他的心思，板起脸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哼，何谓蝇营狗苟？据老夫所知，‘迷幻’剑法有几个招式还是从敝派武功中窃得的。既然‘迷幻’剑法是由各派武功的精华淬砺而成，岂能由清风道长一人占有？好吧，今天老夫陪你过几招，倘若赢得一招半式，就委屈尊下交出秘籍，你看如何？”

乔玉见荆帮主决意动手，心知多说无宜，把心一横，长剑一举，沉肩坠肘，目视对方，丝毫不敢怠慢。他料到荆帮主以长辈自居，自然不肯先出手，于是抢步上前，一招分花拂柳，剑尖舞出三朵剑花，疾刺荆帮主的胸膛，没等招数用老，剑光如电，又一招风掠水面，向荆帮主的下盘扫去。

“迷幻”剑法乃是清风道长花费了几十年心血，精研武林各派剑术之精华所创，乔玉又是在情急之下竭尽全力使出，这两招六式一气呵成，不但招式怪异，并且出手快速绝伦，一瞬间分袭对方上中下九个穴位。迫得荆帮主这样的高手，一时也回救不及，只好施展轻功，斜刺里跃出两丈开外，躲过剑锋。没等他清醒过来，乔玉迅疾跟上，又是一招秋叶飘零，舞出漫天剑花，白光铮铮，寒气飒飒。一套“迷幻”剑法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动如蛟龙，快似闪电。把荆帮主忙得手忙脚乱，左支右绌。此时，荆帮主方知“迷幻”剑法名不虚传，果然有独到之处。同时又为自己身为一派掌门，竟当着众多弟子的面，被一晚辈迫得狼狈不堪，顿时惊怒交加，面色铁青。他劈出一掌，后退数步，略略沉思片刻，大吼一声，又纵身扑上。他毕竟成名几十年，久经沙场，十分老道。几招一过，便试出乔玉的内力远不及自己，只是靠剑

法的诡秘和变幻莫测，又是下手在先，先发制人取巧而已。神思一定，右手持刀施展开泼风刀法，以快攻快，左掌却暗用内力，将空冥掌法使得凌厉之极。刹那间，场内优劣突变，乔玉在荆帮主雄浑的掌力下，顿觉气息微窒，整个上身处在对方掌风的笼罩之下，不仅攻势受挫，而且处处受制，险象环生。

荆帮主见乔玉迫于守势，“迷幻”剑法无法施展，顿时狂妄起来。有意显示内力，刀掌毫不见慢，口中依然朗朗说道：“‘迷幻’剑法虽妙，可惜尊下内力不济，此时还不交出秘籍，更待何时，想陈尸荒野吗？”

乔玉一声不响，一柄长剑，守多攻少。斗过七八十招，已知对方的内力胜于自己，照此下去，自己必然落败。心中一急，奋力叫道：“在下学艺不精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，来吧！”言毕，腾身而起，向左跃出一丈，待身形一稳，变换招式，使出师门另一绝技，“迷幻”掌法。但这“迷幻”掌法甚是耗费内力，而乔玉处在无奈之下，哪管许多，力道比刚才凶狠许多，以硬对硬，一副两败俱伤的打法。

荆帮主只道他是强弩之末，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，所以只用了七分的力道。哪知一掌对过，顿觉胸闷气滞，气血翻涌，向后一连踉跄数步。他大吃一惊，就连旁观的青龙帮弟子，也尽皆骇然。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乔玉久战之后，在力不能支的情况下，还有这么强的内力。好在乔玉也被震退数步，步履艰难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显然是受了内伤。荆帮主大喜，但不敢再托大，略调理了一下气息，疾身而上，准备立毙乔玉于掌下。正当此时，忽觉身后微风飒然，知道有人偷袭，急忙飞身而起，跃上石壁定睛一看，只

见一条人影虽然对自己偷袭未成，可转眼间，连出四掌，轻而易举地拍倒四名上前拦阻的本帮弟子。手法之快，招数之怪异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荆帮主大怒，自恃功力深厚，拚力挥出一掌，随即又大惊失色。只感到对方的掌力如排山倒海，汹涌而来。还在几尺开外，劲风似刀，慌乱中，他奋力将身体向右一斜，力求引偏对方的掌力。即使如此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他的身体依然被震得腾空飞起，向岩壁摔去。那人影自顾扶起身负重伤的乔玉，施展轻功，倏忽逝去。

清晨，在一片荒郊野岭中，晨风习习，霜露凝集。乔玉徐徐醒来，蓦地跳起身，四处空空，寂寥无声。低头一看，自己的青钢剑安然在地，地上用剑尖刻出的十二个大字，赫然跃入眼帘：“速速北上，潜心修练，莫负师望。”

乔玉满腹狐疑，遥望远山，百思不得其解。“是何人救我，又以内力为我疗伤，是师傅？不，他老人家云游在外，行踪不定，怎知我在此受困。二师兄远在川西，是大师兄，对，除了他而外，决无人有此本事。但……大师兄能以德报怨么？！”想到这，愧疚之情油然而生，胸腔内犹如千万条毒蛇在啃啮着他的心，悔恨的泪水，默默滴在两颊的伤痕上。他陡地跪在地上，向南遥拜几下，跳起身，向北绝尘而去。

二

乾隆十六年。

秋高马肥的季节。

塞外。呼伦贝尔索伦部草原，芳草萋萋，坦荡无垠，五彩缤纷的野花在和煦的阳光下，随风摇曳，争奇斗艳。

敖伦河钻出茂密的白桦和松木林，宛如一条白龙，泛着粼粼白光，逶迤而下。在一片平坦开阔的草场上萦纡几圈，向北汨汨流去。

离河岸不远的草坪上，旌旗招展，人潮涌动。每年一度庆贺索伦部迁移呼伦贝尔北部戍边的敖包盛会正在进行。各式各样的毡房和帐篷纵横交错，鳞次栉比，各大商号和众多的店铺云集于此，地摊上摆满布匹、食盐、铁锅、斧子和马蹬等物品。索伦部的鄂温克和达斡尔人，也以各自的兽皮，牛马或者是桦树皮制品，同商贩交换。各种叫卖声，讨价还价的吆喝声，夹杂着时时爆出的嬉笑怒骂声，使这一商业区沸反盈天。

河岸不远的一片灌木丛旁，绿荫下扎着几座华丽宽敞的帐篷，在周围许多破旧的毡房和帐篷中鹤立鸡群。两侧各有一排手持刀枪，身着簇新军服的八旗兵丁肃然伫立，八色军

旗迎风招展。帐篷内，居中端坐着呼伦贝尔总管额尔登额，他因为刚刚被擢升为副都统而兴高采烈，那蓝宝石顶戴，九蟒五凤的蟒袍和孔雀补服，在众多八蟒五凤以下的官员中赫然醒目。在众星捧月的阿谀奉承中，他同各地来的八旗将领不时频频举杯，相互酬酢。茶桌上，精美的银制器皿里，摆放着全羊，各式奶制品和茶酒果类。

帐前的空地上，鼓乐齐鸣，索伦部的姑娘身穿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，翩然起舞。婀娜多姿的舞蹈不时博得围观的旗民的掌声和叫好声，许多牧人和猎手随着节奏，情不自禁地用粗犷的喉咙伴唱。

帐篷内，索伦部佐领哈图站起身，举杯向额尔登额道：“大人，数十年来，我索伦部将士南征北讨，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上不负皇恩，下不愧对百姓，大人得以擢升副都统，可谓受之无愧。卑职恭贺大人，敬大人一杯。”

“哈佐领所言极是，我们也敬大人一杯。”众人纷纷应合。顿时，帐篷里笑语喧哗，热闹非凡。

舞女退去，鼓乐声停。

人们开始涌向赛马场。

二十几名十三、四岁的少年，个个身体强健，神采飞扬。服饰娇红嫩绿，驽骑在脖系红绸的骏马上。

一座挂着福生利汉商铺幡子的帐篷旁，站着两个五十多岁的老者。老板孙浩身着丝绸长袍马褂，正眯着眼打量骑在马上英姿少年。

“张五。”孙浩向旁边的衣着褴褛的老者叫道。

“老板有何吩咐？”同雍容华贵的老板相比，显得污浊不堪的张五应道。

“去前边看看，最好能从那里头找一个”。孙浩贪婪地盯着前面那些牛犊般结实的小骑手，幻想着找到一个廉价的小马倌。

“在下明白。”张五利剑般的目光在孙浩脸上一闪，悄然离去。

眼见张五走去的背影，孙浩惬意地一闭眼，一个健壮机灵，憨态可掬的索伦少年的影子便闪现在脑子里。唉，好，最好是父母双亡，干脆，连他娘的亲属也都死光了才棒。哦，对了，别太机灵，机灵了知道要工钱！咦？这小家伙可得和别的索伦人一样善骑射呀！那样才不怕狼害，还能多弄几张狼皮，……，得意之中，他莫名其妙地呆在太阳底下傻笑了半天。

赛场内的指挥佐领禀过额尔登额，准备吆喝比赛开始。突然，在周围许多牧人和猎手的一片欢呼声中，一匹长鬃黄膘马，驮着一位十四、五岁的少年驰进场内，旁若无人般地挤进刨蹄嘶鸣，急不可耐的赛马队里。马上的少年皮肤黝黑，一件破旧的、磨光绒毛的皮袍子紧裹着粗壮的骨骼，头戴一顶遮阳挡雨的桦皮帽。淳朴的服饰和没有扎彩披红的赛马一样，朴实无华，同其他二十几名红缨扎头，娇红嫩绿的少年相比，实在是大煞风景。唯独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眸，若无其事地左顾右盼，向四周对自己呼叫，吹桦皮口哨的猎手和牧人招手微笑，根本没把由于自己的冲撞，引起赛马队伍的一阵骚动放在心上。担任指挥的佐领是外地人，不认识眼前这位少年是何许人，为这少年擅闯赛场，扰乱了秩序而勃然大怒。喝道：“左右，与我拿下！”立时，几名兵丁冲进赛马

队，如狼似虎，向那少年扑去。

“住手！”

“哪个敢动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赛场吆喝声四起，没等冲上来的兵丁到跟前，早有十几名猎手和牧人跳到马前拦阻。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双臂一翻，把冲到前面的两个兵丁摔了个趔趄。其余的兵丁见状，都停步不前，持刀挺枪，与众牧人和猎手相持。赛场内外，顿时喧闹起来，许多旗民不顾维持秩序的兵丁阻挡，争先涌来。

坐在大帐中的额尔登额见场中混乱，眉头微微一皱，眼角迅疾向哈图一膘，口中却仍然慢吞吞道：“哈佐领，”

“卑职在。”哈图早已心领神会，单膝跪下，不等额尔登额发话，说道：“今日参赛者奇多，安排恐有不周，请大人宽心，卑职速去查来。”

“慢，”额尔登额略略沉吟片刻，意味深长地盯着哈图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比赛立刻开始。”

“扎，卑职明白。”哈图转身出帐，早有兵丁牵马送上，他揽过缰绳，身体一跃，安然坐在马上，一溜烟跑去。他深知副都统额尔登额的秉性，当着各旗官员的面虽然四平八稳，但心中一定是十分恼怒。旗民滋事，自然是官吏政绩低微的表现，况且，今日在座的还有代替黑龙江将军巡边的参领巴兰珠。所谓的比赛立即开始，无非是叫自己息事宁人，避免事端。

“让开，让开！”

见哈图佐领到，无论兵民都主动闪开，一名兵丁抢先几

步，跪在马前，“启禀大人，旗民莽喀察和图格腾聚众滋事，扰乱秩序，请大人发落。”

哈图跳下马，只见莽喀察和图格腾向自己躬身一揖，忿然说道：“旗民海兰察年幼无知，参赛心切，以至误闯赛场，望大人原宥。”

“胡说，赛场乱闯，秩序何在？如此花言巧语狡辩，定是刁民无疑，左右，给我一并拿下。”指挥佐领不由分说，喝令抓人。

“且慢。”哈图止住正要冲上去抓人的兵丁，颇为不满地斜睨了指挥佐领一眼，为对方倚仗是满人八旗佐领，竟不把自己这个索伦佐领放在眼里，私自下令抓人而忿忿然。然而，又不能言行于表，让对方察觉出索伦官兵厌恶满人跋扈的蛛丝马迹。怎样能维护住自己部族和旗民的面子，又不卑不亢地敷衍对方，使比赛进行下去，这就是他一瞬间思考的事。他素知莽喀察和图格腾是索伦山林及草原上最有名气的牧人和猎手，如果撤去官势的优势，恐怕这两个人的威望要在额尔登额之上。不过，别看这两个人勇猛剽悍，为人也和娴熟过人的弓马功夫一样，为旗民赞颂。他们从不以势欺人，没有惊扰旗民，增添官优的劣迹。可今天，在这旌旗遍野，宾客拥至的隆重盛会上，何以为一个少年而不惜大动干戈呢？

哈图眼望固执倔犟，没有一点退让意思的莽喀察和图格腾，还有那十几名流露出乞求神色的猎手和牧人，心中十分为难。踟躅之间，又偷偷瞥了瞥满腹狐疑，注视自己的指挥佐领，眼珠转了几下，悠然向骑在马上黝黑的少年走去。

马上的海兰察一见慌忙滚下马背，跪在草地上，一落一跪，身形十分矫健。

“叫什么，归属哪佐？”哈图问。

“回大人的话，旗民海兰察，归属十四佐。”海兰察的嗓音象呼喝牛群般的响亮，哈图微微皱了下眉。

“你阿爸是谁？”

海兰察一听，神情萎顿，默然不答。

“懂不懂规矩，回大人的话！”

几个兵丁连声叱斥。哈图蹙起眉头，抬起头盯住莽喀察和图格腾，满是责怪的神色。

“大人，”莽喀察急忙说道：“海兰察自幼失去双亲。”

“哎？”哈图颇感意外，“是——”

“十年前在准噶尔阵亡。”

“啊——是这样。”哈图木然点点头，想到自己的阿爸也在那里战死，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酸楚油然而生。他低头端详着一直匍伏在地的海兰察，方觉这个少年楚楚可怜，他看了一眼茫然的指挥佐领，对莽喀察和图格腾问：“这么说，是你们二位的养育之恩喽，这孩子的弓马功夫怎么样？”

“不敢，是索伦的山水养育了他。”莽喀察一听忙不迭答道：“这孩子天资聪颖，天赋神力，十四岁的年纪，能抱起两岁的小牛。旗民本领低微，迄今为止，所学的技艺都已倾囊传授，正想日后寻找名师，以不误人子弟。”

“海兰察，读过诗书吗？”哈图低头问。

“回大人的话，旗民没有福气读书，没……”海兰察回

想到以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心中一酸，喉头发梗，但立即被倔犟代替。

哈图又愣了一下，心中后悔问了句废话，但又被海兰察小小年纪所具有的坚韧而感动，喝道：“我索伦的将来在马上，记住，去吧！”说话间，弯腰用右手托住海兰察的臀部，暗地里丹田叫力，气灌右臂，随着一声去吧，揭起右臂，海兰察的身体腾空而起，悠悠落在了黄膘马上。刹那间，四周响起一片喝采声，为哈图的神力和海兰察精湛的骑术叫好。指挥佐领目瞪口呆，直到哈图催促他开始比赛时，才醒悟过来。

海兰察目送哈图的背影，一副不胜感激的神情，与此同时也在琢磨他说过的话，猛地，抖起精神，端坐在马上，准备同众多的骑手一决高低。

在观赛的旗民堆里，也有一人目送哈图，这个人就是福生利商号里的张五。

目睹哈图把海兰察扔上马背，人们惊呼喝彩时，他的脸上却露出不以为然的一笑。这种颇有不恭的笑容恰恰被身边的莽喀察看到。

“怎么，阁下不以为然？”莽喀察问。

“不敢，”张五一惊，定睛一看是莽喀察时，面色立时缓和许多，想了想，仿佛是在自言自语。“海兰察是不错，只是那个佐领——很平常。”

“哎？”莽喀察大吃一惊，眼前这个商号里的马倌，竟有这么大的口气，使他诧异万分。他又好气又好笑，正想盘问，突然，整个赛场鼓噪起来，大帐里的官员和富贾也纷纷站起身呐喊。

赛马开始。

二十几匹马争相狂奔，马蹄扬起的杂草和尘土遮空蔽日，一匹高大雪白的科尔沁蒙古马立时领先，那是科尔沁蒙古八旗副都统阿日泰的坐骑。遥望白马领先，阿日泰所部官兵乐得手舞足蹈，声嘶力竭地叫喊着，打着手势。阿日泰为矜持起见，虽然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呷酒，脸上的笑纹和流溢出目空一切的眸子，使额尔登额如坐针毡。额尔登额在宾客面前不得不装出一副豁然大度，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他一边和颜悦色地向众人频频劝酒，一边用严厉的目光扫了哈图一眼。哈图立刻知趣地退出帐外，探首眺望。

马队驰远，但依稀可见，额尔登额的坐骑枣红马始终落后于白马十丈开外。蓦地，它右侧闪出一匹黄膘马，几乎与枣红马平行奔驰。他不由呀的一声，是海兰察！

此时，哈图才意识到，莽喀察把自己征战准噶尔所得到的宝马让给海兰察，又拚命使海兰察参加比赛，实有夺魁的雄心。他心不由一忧一喜，喜的是有莽喀察那匹呼伦贝尔出名的宝马，即使是枣红马败北，科尔沁蒙古马也未必夺魁，也算为索伦部争了面子。忧的是黄膘马一旦获胜，人们又怎样议论额尔登额的那匹早已闻名遐迩的宝驹呢？

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返回帐内，见额尔登额神情沮丧地坐在那里，看也不看绝尘远去的马队，似乎一切听天由命。赛场开始肃静下来，人们仿佛要休息一会儿，积蓄力量，等马队返回场内，拼尽余力为头马喝彩。

张五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，此刻在他那不平静的脑海里，翻涌着数十年生活的惊涛骇浪……

他正是当年躲过青龙帮追杀，逃到塞外草原的乔玉。二